

萌爱神偷

The Cute Love Thief

ED JI WORKS

尔霁

喜欢一个人本来就不是惊心动魄的事。



开坑红爆【晋江】排行榜

花痴萌姐反被大神潜伏·热演娱乐圈“史密斯夫妇”
路人菜鸟，误入演艺圈，莫鄙视！
实习女秘，欲霸占BOSS，谁敢抢？

本是微微一吼便上钩，却惨遭步步献殷勤。
小心！反扑倒计划暗中袭来……

小清新不放电，公
公 你当我是天然呆!!!

J247.5
10767

兔兔相主 何时了

QUANQUANXIANGPA
HESHILIAO

晓风默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冤冤相压何时了 / 晓风默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99-5690-9
I. ①冤… II. ①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2290 号

书 名	冤冤相压何时了
作 者	晓风默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长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胡 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姚 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690-9
定 价	23.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001 Chapter 01
天上掉下缘分一枚
- 013 Chapter 02
BOSS 的神秘面具
- 025 Chapter 03
只怕情有独钟
- 037 Chapter 04
只为你心跳加速
- 049 Chapter 05
小心脏蠢蠢欲动
- 059 Chapter 06
一吻定情
- 077 Chapter 07
闪恋一整天
- 089 Chapter 08
让全世界知道我爱你



目录

- 103 Chapter 09
谁是最纯情的女主角
- 129 Chapter 10
误入演艺圈
- 141 Chapter 11
“一见钟情”的滋味
- 159 Chapter 12
亲爱的，你为何不在身边
- 171 Chapter 13
负面绯闻女王
- 183 Chapter 14
与大神同居的日子
- 205 Chapter 15
不相疑，长相守
- 245 Chapter 16
独臂天使怎能飞翔
- 257 番外
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Chapter 01

天上掉下缘分一枚



六月的雨敲打着落地窗，又一个疯狂的毕业季走到了尾声。曲终人散，同学们像候鸟四散，向着各自的方向奔去。

但不包括我。

看着路上欲断魂的狂奔着的行人，我将手中的热茶搁在窗前的地板上，氤氲的水汽很快模糊了一小块玻璃。片刻后，我转身回到电脑前，伸个懒腰坐下来继续写稿。

幸运如我，四年之前拿着高考分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去了就业率低至下限的某著名理工大学英语系；四年之后，当身边的同学都拿着毕业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去各大人才市场奔走呼号，我却可以悠闲地坐在家里动动手指，等钱到账。

因为在浑浑噩噩的大学四年里，读书和谈恋爱都不努力的我硬是写完了两部长篇小说。毕业之际，其中一部获得尚图书公司推荐出版，另一部则与同属宋氏集团麾下的尚音像公司顺利签约，预备改编为MV剧本。

虽然不是长远的打算，但这一阵子也够我忙的了。

总之，当别人从忙碌的补分季转入忙碌的求职季，或是从悲伤的毕业季转入悲伤的失恋季时，我却从一个手续季转入了一个赶稿季。

我的责任编辑叫锦言，她告诉我，尚图书这种在行业中领先的出版企业的宣传手笔是很大的，尤其对于像我这种初来乍到、涉世未深的新人，很容易受宠若惊。我却认为，它再重视宣传，大不了就是画几张海报或者送两张明信片，这种“大手笔”是难以感动我这种著名

理工大学出身的气质新人的。

正想吐槽时，锦言给我发来一个策划书，里面是随书附赠光盘的策划方案。方案一是邀请古风COSPLAY界第一美女绛珊首度献声。

我心里一顿。这手笔果然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或者说我还是有点高估了作为一个新人的我的气质。

方案二写着：邀请网络音乐才子匪君华丽谱曲献唱。

我握着鼠标的手一抖，一不小心就戳到了本来暂停着的音乐播放器。魅感的男声如涓涓泉水般灵动地流淌，美得人心颤；嗓音低沉却不啞哑，柔而刚劲，叫人难忘。

仿佛瞬间就回到了高三时网购匪君的第一张CD，逃了晚自习在网吧守到凌晨的夜晚。那时的心情就像此刻一样：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吗？

华丽，实在是华丽的方案！华丽得惊天地、泣鬼神！

我不淡定地直接给锦言编辑打了通电话，表示这个策划非常精彩，即使我这个著名理工大学毕业的气质新人也禁不住受宠若惊了，美中不足的就是第一个方案非常多余，希望她立即删去。

编辑不淡定却故作镇静地回答：“是吧，白薇，你也觉得第一个方案很多余吧……唉，话也不能这样说，绛珊在书友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而且你的小说又是古代言情女子传奇……唉，但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方案二，我们还是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的，毕竟是匪君啊……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员工内部福利呢，终于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了……咳咳，总之，你就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了，就由我全权负责了。过两天你留意一下书封的实体图就好了。”

假公济私之情流露于言辞停顿之间。

我看着屏幕上匪君的名字和滚动的歌词出了神，歌到耳中似乎成了温柔的低语。

我以为这会是一条长长的路，没想到旅途的一开始就遇见了他。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刚刚告别了十七岁，却还穿着那时的帆布鞋。梦里有厚厚的高考模拟卷，我正在草稿纸上对静止的小车画受力分析图。我看见自己额上沁出的汗水衬得前额的两颗痘痘闪闪发亮；我握着拳头，口里念念有词：匪君，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推倒的……

第二天雨霁，清晨的阳光明晃晃地直照的人想睡觉，预示着今天是个大太阳天。马上就要到七月了，也该热起来了。

我起了个大早，去楼下买了豆浆油条。送爸爸妈妈上班之后，又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嘴里哼哼着匪君上个月才发表的新歌，走路有些飘飘然。

末了，想起“大神才能降服大神”的理论，越发不相信公司会为我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邀请匪君这种人物，一切都是黄粱美梦，便连忙打开电脑，意欲再次确认昨天收到的策划。

好消息是昨天我的确收到了这样的策划方案，一切都是真的。

坏消息是今晨锦言编辑发来邮件告诉我，匪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邀请，并郑重希望我们彻底放弃那个方案。

我即刻变成了臭肉馅饼，肌无力地瘫倒在电脑桌上。

……

不能放弃！怎么能放弃！这种机会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遇得到！也许这是我和匪君在人生轨迹上唯一的一次交集，我怎么能放弃！

我坚强地拨出手机给编辑打电话，听见她绝望的声音：“佟白薇！不要再想了，放弃吧……神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企及的……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能跟他打一通电话我已经满足了……以后我再不会对他有邪恶的念头了，您就放过我吧！”

我不屈不挠地说：“我是不会放弃的，如果你不把匪君请来给我写歌，我就在公司大门前长跪不起。”

编辑有气无力地说：“随便你。不过你在公司门口跪也没有用，还不如去匪君家门口跪。”

“如此甚好！你速速把匪君的地址给我。”

“高二的时候，我数学很不好。”我淡淡地回忆着，“有时一道题算不对，我就再算一遍，还不对，就再算一遍……一直算到晚自习结束了，我的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作业都没有做完。”

编辑：“……”

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作为网络音乐界的大神级才子，匪君的歌自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来的。

匪君有三大爱：写歌、疼爱女粉丝和逼词。

虽是笑谈，但匪君对词作的挑剔和死咬是尽人皆知的。他只为自己选中的词写歌：看不上的词，付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多看一眼；相中了词，便逼着作者交出来，无词可谱便会抓狂而死。这么多年，匪君有一个御用词人，在古风界无人能敌，叫做柳无邪。

这位姑娘一定有着婀娜的身姿和倾城的颜色，一定将四书五经读了好几遍，一定可以将唐诗宋词元曲一千首倒背如流，不然匪君不会多少年如一日地逼她写词，她的名字也不会安然地出现在大神的名字旁边而不被脑残粉丝黑掉。

有人被匪君催得心烦，有人跌跌撞撞想跪在匪君家门前，只求他写一首歌。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

我想了一下，还是得正式一点，走官方一点的路线，于是我计划先给他打一通电话。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我应该把歌词先写好，用一首华丽丽的词将匪君华丽丽地感动，为我打破原则什么的。我还自恋地想，也许匪君觉得我比较有潜质，从今以后会天天缠着我：才女，给人家写词嘛写词嘛……

太幸福了……这么销魂的声音，我会流鼻血的……



也许是枕头太高了，也许是开空调裹棉被睡觉太惬意，我又做了整晚的梦。梦里有一片皑皑的雪地，空旷的雪野中只有一棵参天的古树，梨花盛开，如云如烟，和漫天的飞雪一起簌簌飘落。树下有一个颀长的身影，伫立在画中。

我端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然后在沙发上端正地坐下。嗯，沐浴焚香过了，可以跟匪君打电话了。

“喂，哪位？”

嗓音如一把老旧的胡琴，我好似坐在一片铺满落叶的湖面中心，吹不进一丝风。

“喂？”

“哦哦！”我在心里唾弃了自己一番，“匪先生你好，我是尚图……”

“嘟嘟嘟嘟嘟——”

居然直接挂了！

但是我的心正以一百二十迈的速度狂奔！我我我……刚才居然跟匪君通了电话！

从小，我土了吧唧没追过星，但第一次听匪君的歌就被沉迷了。这就是缘分吧，那时他还并不似现在这般被拥护，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无名小卒。认识他，是因为《倾城调》这首歌。

《倾城调》是匪君唯一一首自己作词的歌，在网络原创音乐界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点击率三天之内突破千万。不仅如此，他之前的原创歌曲也被音乐爱好者所发掘，人们惊讶于一个少年对乐理的娴熟运用和曲调中透露出的深邃致远，冠他以“音乐才子”的美称。

与此同时，网友们惊艳于他独特而妖冶婉转的嗓音，魅惑至极，听似柔美却内敛刚强的张力，让人欲罢不能。

现如今，《倾城调》在网络上被翻唱无数，衍生出各种小说、广播剧和COSPLAY，亦成为匪君最重要的一张名片。匪君所创的“有

匪”，也凭借柳无邪的一手好词和大神级的偶像匪君，成为网络原创乐团中当之无愧的第一。

一曲《倾城调》，当真揪住了我的心，总觉得歌里有自己不曾发掘却一直存在的情绪，透过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宣泄了出来。此后但凡写不出文章来，都必听匪君的歌。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的声音便在梦里循环，让梦的颜色都绮丽了。

许多人会因此而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面容能拥有如此清丽的声音，我却不以为然。喜欢他的声音，就安静地听他唱歌好了。

兴许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匪君多年来一直禁止网络上议论他的个人信息，以至于众人连他多少岁、家住何处也不清楚。不过越是神秘，越使人挂念。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与万人敬仰的大神有合作的机会，倘若匪君能为我的词谱曲献声，那可谓此生无憾。

哼哼，我当然有更宏伟更邪恶的目标，但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让匪君为我写歌。

看着窗外晴好的大热天，我喝了一口烫得要命的茶水，又打了过去。

“嘟——嘟——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直接挂了有没有！

我拿出高二时学数学的精神，当第N次重复以上步骤的时候，匪君终于关机了。

匪君一定是不愿意进行这种商业合作才挂电话的，谁不知道他的CD从来都是自费出版的。我很能理解他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才子隐士精神，可是迄今为止他统共就听我说了九个字——“匪先生你好我是尚图”，即使我再有惊天动地的表述，他也没机会听见啊。

我忽然意识到，匪君很有可能有个很讨厌的朋友叫“尚图”，所



以他才那样决绝、毫不犹豫地挂掉了我的电话。

匪君是个很有风度的人，这个叫尚图的人一定对他做了很过分的事他才会这样。

嗯，这样一想，我就豁然开朗，按照编辑给我的地址，如愿以偿地带着我的歌词踏上了去匪君家的阳光大道。

我才不会告诉你，我的衣柜里正好有一条新买的裙子呢。

阳光很烈，我很后悔没有带把伞出门。锦言给的地址曲曲折折，从公交车站居然走了二十多分钟才找到她所说的小区。一路爬坡上坎，在小巷子里东穿西绕，目的地是一幢旧职工楼。

果然如我所想。

匪君有时会给大家展示他新买的录音设备，对那些七折八拐的不明物我自然不感兴趣，不过可从图上看出他家是旧民宅，电脑桌什么的都挺残的。匪君大概是把钱都花在了追求梦想上，所以至今没能买新房。

“没买新房”等于“没娶媳妇”。今天确认了这一点，我还是很欣慰的。

我礼貌地敲了三下，半天没有反应。

正当我以为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一阵窸窸窣窣的拖沓声从门里渐渐清晰起来，接着是一个熟悉、清澈，还带点慵懒的声音：“谁啊？”

我跟匪君居然只隔着一扇门！他今天对我说了六个字——“喂哪位喂谁啊”，而且是只对着我说的那种。我真想把手机拿出来录音，又有种流鼻血的冲动。

“匪……匪先生你好，我是尚图书的新进作家，我叫佟白薇……我想编辑肯定已经联系过你了。我知道你很少接这种活，但是我的本意确实不是用公司的钱买你的歌，因为我的书很需要你的作品……”



我语无伦次地扯了半天，倚着墙在他家门上画了无数个圈圈，终于绕到了正题上：“我希望你不要拒绝得那么果断，不管你最后愿不愿意为我写歌，我希望你能看一看我的书……还有我写的词。因为……因为……你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你的每首歌我都听过，你的每张CD我都收藏着……”

门里面一丝生气也没有，匪君要不是在装死，要不就是回了房然后关上了门，但是……我已经尽力去表达了，如此便不会后悔了。

虽然我知道匪君不会给我这个菜鸟写歌，但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地把样品书和词稿放在了门前的地板上。

从安静的小巷子里穿出来，站在川流不息的街头，我突然平静了下来。看着万里无云的晴空，我想，这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奖励，努力的路还很长。我不会气馁，更不会放弃。总有一天，我会写出很厉害的作品，将签有我姓名的书笑着送给匪君。

我咚咚咚地跑回他家，将地上的书和词稿捡起来，珍惜地拍拍灰。

再见了匪君，有天我会换一种方式把书交到你手上的。

说天晴果然太早，由于大气被破坏，地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异常。

阳历的七月七，电闪雷鸣之后暴雨已经没日没夜地下了好几天。寒风飕飕的，蹲在家里的我也不得不套上长衣长裤。

匪君的事已过去好几天，编辑老早就开始联系绛珊姑娘了。我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告诉自己，匪君拒绝给我这样的菜鸟写歌是很符合情理的举措，我完全不应该埋怨他。

死党余杳打来电话。作为一个资深富二代，她无压力地进入了自家公司。虽然她不断强调她从事的是管理工作，但是听说她在保安部高就时，我还是狂笑了很久。

“我这边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乱七八糟的。”我和她隔着电话



东拉西扯，把这几天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她很快就说起了一件让我很不淡定的事：“你不早说，你知不知道前几天匪君破天荒地写了一篇博文。我当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招惹上了他，今天你一说……原来就是你啊。不过，他这样一说，大家似乎都误会了什么……”

匪君的主页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如下文字：

再有人打着约歌的旗号给我打骚扰电话，甚至在我门口乱叫，我会考虑放弃“匪君”这个身份。请女粉丝用心听歌，尊重我的工作。

嚣张，实在是嚣张！“骚扰”？“乱叫”？

再看评论：

“跪求匪君电话号码，私聊QQ1343……。”

“匪君的地址？怎么弄到的？”

“求骚扰乱叫的具体内容。”

“匪君太能忍了，把她姓名爆出来人肉啊！”

“这些疯狂女粉丝太无素质了！敢害得我以后再也听不见匪君唱歌？不要再骚扰了好吗？自重，亲！”

“谁有匪君的照片啊？我好喜欢他的歌，怎么搜不到他的资料啊？照片发邮箱……”

“灭了那女的！”

……

疯狂女粉丝！我哪里骚扰他啦？我是真的约歌啊！

顿时三昧真火统统冒三丈。平白无故就成了万人唾弃女，还“乱叫”？我明明很礼貌地只敲了三下门，说的都是很正经的事！

亏我还在心里为他开脱，还责怪自己太麻烦别人，可惜了我这么善解人意。

我又想起从前有人说匪君恃才傲物、狂妄，我立马就骂了回去：现在才知道，他确实是恃才傲物、狂妄自大！

太让人失望了！

悲愤之下，我不顾淅淅沥沥的雨水，带着见神杀神见鬼杀鬼的不可挡气势再次冲到了匪君家门口。管他三七二十一，冲着门板就是一阵猛拍。

这回里面反应很快：“谁……”

“你才是疯狂女粉丝，你全家都是疯狂女粉丝！我今天就是来让你知道什么是乱叫！像你这种狂妄自大的人还充什么大神，迟早有一天要玩完！你以为我为什么找你写歌，我才不会喜欢你这种人，我是看你可怜、挣不到钱，写的歌又怎么也超不过排行榜上面的《月亮之上》，想发发慈悲帮你一把做做宣传。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我走了！临走奉劝你一句话，人太轻狂终究是要毁灭的！再见……啊呸，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一股脑地吼完，心里非常爽，临了还遗憾地觉得这个门板还是削弱了一部分气势。我摸到包里的样书和词稿，想到编辑有可能只给我这一本样书，于是马上把词稿抽出来刺啦一声撕了，决绝地撒他门前，希望能给他的街坊留下一个“他好不爱护公共卫生哦”的印象。

门里果然又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生气，估计是吓傻了吧。我得意地离开了。

走了两步，不知道为什么悲伤油然而生。匪君毕竟是我喜欢了这么多年的偶像，我为了他做了很多努力，争取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我为他虔诚了一段青春，他用歌声陪我度过了天天做数学还是不及格的难过时光，也算是扯平了。此时今日，过去种种，就到此为止吧。从此他不再是我仰望的星空，从此我再也不用想许多理由来鞭策自己。

走出来之后，我想起一句话叫做“天不遂人愿”，因为来的时候还是淅淅沥沥的雨眨眼工夫就变成了“盆泼大雨”。虽然我一回家就冲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但是吹头发的时候还是连打喷嚏，且已然挂



上了鼻涕牛牛。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孽缘吧，果然趁早断了对匪君的念想是很正确的。

过了几天清净的日子，我接到编辑的电话，说事情有转机。

唉，可怜的编辑还对匪君念念不忘，但这一次我明确地表示不会让匪君写歌了。

但这一次编辑有点古怪，只不停地向我念叨：“不光这个的事，总之总之，你抽空来我这里一下，面议面议，电话里不方便。”

在著名理工大学待了四年，我没学到什么特别的，但牢记了“我是朵花”的观念。要知道，在那种男女比例七比一的地方，我就算是在食堂门口发治疗脱发的传单也是没人敢不要的。但一旦回到家来，地位便顿时降到第三名——一共只有三名——一时还不适应。下午爸妈下班回家以后，翻箱倒柜给我找感冒药的妈妈终于爆发了。

“你说你毕业这么长时间干了点正经事没有？你是不知道现在社会上大学生找工作竞争多激烈啊！你以为你那个文凭……根本不值钱，我还不知道吗？天天待在家里面东捣鼓西捣鼓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指望你捣鼓出个什么……你说这么个大雨天你跑出去干什么！啊？”

我手捧热水委靡地坐在餐桌前，尴尬地看了一眼同样尴尬地坐在沙发上的爸爸，带着浓重的鼻音，弱弱地说：“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忙起来的。”

